

格致餘論

金華 朱彥脩 撰

新安 吳中珩 校

飲食色欲箴序

傳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予每思之。男女之欲。所關甚大。飲食之欲。於身尤切。世之淪胥陷溺於其中者。蓋不少矣。苟志於道。必先於此究心焉。因作飲食色欲二箴。以示弟姪。并告諸同志云。

飲食箴

人身之貴。父母遺體。為口傷身。滔滔皆是。人有此身。飢渴滄興。遇作飲食。以遂其生。嗟彼昧者。因縱口味。五味之過。疾病蜂起。病之生也。其機甚微。饒涎所牽。忽而不思。病之成也。飲食俱廢。憂貽父母。醫禱百計。山野貧賤。淡薄是詣。動作不哀。此身亦安。均氣同體。我獨多病。悔悟一蒙。塵開鏡淨。曰節飲食。易之象辭。養小失大。孟子所譏。口能致病。亦敗爾德。守口如瓶。服之無斁。

色欲箴

惟人之生。與天地參。坤道成女。乾道成男。配為夫婦。生有攸寄。血氣方剛。惟其時矣。成之以禮。接之以時。父子之親。其要在茲。嗟彼昧者。徇情縱欲。惟恐不及。濟以燥毒。氣陽血陰。人身之神。陰平陽秘。我體長春。血氣幾何。而不自惜。我之所生。翻為我賊。

格致餘論序

素問載道之書也。詞簡而義深。去古漸遠。行文錯簡。仍或有之。故非吾儒不能讀。學者以易心求之。宜其茫若望洋。淡如嚼蠟。遂直以為古書不宜於今。厭而棄之。相率以為局方之學。間有讀者。又以濟其方技。漫不之省。醫道隱晦。職此之由。可嘆也。震亨三十歲時。因母之患脾疼。衆工束手。由是有志於醫。遂取素問讀之三年。似有所得。又二年。母氏之疾。以藥而安。因追念先子之內傷。伯考之贅悶。叔考之鼻衄。幼弟之腿痛。室人之積痰。一皆歿於藥之悞也。心胆摧裂。痛不可追。然猶慮學之未明。至四十歲。復取而讀之。顧以質鈍。遂朝夕鑽研。缺其所可疑。通其所可通。又四年。而得羅太無諱知悌者為之師。因見河間戴人東垣海藏諸書。始悟濕熱相火為病甚多。又知醫之為書。非素問無以立論。非本草無以立方。有方無論。無以識病。有論無方。何以模倣。夫假說問答。仲景之書也。而詳於外感。明著性味。東垣之書也。而詳於內傷。醫之為書。至是始備。醫之為道。至是始明。由是不能不致疑於局方也。局方流行。自宋迄今。罔間南北。翕然而成俗。豈無其故哉。徐而思之。濕熱相火。自王太僕注文。已成湮沒。至張李諸老。始有發明。人之一身。陰不足而陽有餘。雖諱諱然見於素問。而諸老猶未表章。是宜局方之盛行也。震亨不揣蕪陋。陳於編冊。并述金匱之治法。以證局方之未備。間以己意。附之於後。古人以醫為吾儒格物致知一事。故目其篇曰格致餘論。未知其果是否耶。後之君子。幸改而正諸。

格致餘論目錄

飲食色欲箴序

飲食箴

色欲箴

陽有餘陰不足論

濇脈論

慈幼論

痘瘡陳氏方論

痰瘧論

治病先觀形色然後察脈問證論

虛病痰病有似邪祟論

胎自墮論

難產胞損淋瀝論

乳硬論

人迎氣口論

醇酒宜冷飲論

脾約丸論

治病必求其本論

養老論

夏月伏陰在內論

痛風論

病邪雖實胃氣傷者勿使攻擊論

大病不守禁忌論

面鼻得冷則黑論

難產論

胎婦轉胞病論

受胎論

春宣論

癰疽當分經絡論

鼓脹論



上海中醫藥大學圖書館藏

疝氣論

秦桂丸論

惡寒非寒病惡熱非熱病論

經水或紫或黑論

石膏論

脈大必病進論

生氣通天論病因章句辯

太僕章句
新定章句

倒倉論

相火論

左大順男右大順女論

茹淡論

吃逆論

房中補益論

天氣屬金說

張子和攻擊注論



南京中醫藥大學圖書館藏

格致餘論

金華 朱彥脩 撰

新安 吳中珩 校

飲食色欲箴序

傳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予每思之。男女之欲。所關甚大。飲食之欲。於身尤切。世之淪胥陷溺於其中者。蓋不少矣。苟志於道。必先於此究心焉。因作飲食色欲二箴。以示弟姪。并告諸同志云。

飲食箴

人身之貴。父母遺體。為口傷身。滔滔皆是。人有此身。飢渴滄興。遇作飲食。以遂其生。嗟彼昧者。因縱口味。五味之過。疾病蜂起。病之生也。其機甚微。饒涎所牽。忽而不思。病之成也。飲食俱廢。憂貽父母。醫禱百計。山野貧賤。淡薄是詣。動作不哀。此身亦安。均氣同體。我獨多病。悔悟一蒙。塵開鏡淨。曰節飲食。易之象辭。養小失大。孟子所譏。口能致病。亦敗爾德。守口如瓶。服之無斁。

色欲箴

惟人之生。與天地參。坤道成女。乾道成男。配為夫婦。生有攸寄。血氣方剛。惟其時矣。成之以禮。接之以時。父子之親。其要在茲。嗟彼昧者。徇情縱欲。惟恐不及。濟以燥毒。氣陽血陰。人身之神。陰平陽秘。我體長春。血氣幾何。而不自惜。我之所生。翻為我賊。

女之耽兮。其欲實多。閨房之肅。門庭之和。士之耽兮。其家自廢。既喪厥德。此身亦瘁。遠彼帷薄。疚心乃收。飲食甘美。身安病瘳。

陽有餘陰不足論

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天之陽氣為氣。地之陰氣為血。故氣常有餘。血常不足。何以言之。天地為萬物父母。天大也。為陽。而運於地之外。地居天之中。為陰。天之太氣舉之日實也。亦屬陽。而運於月之外。月缺也。屬陰。稟日之先以為明者也。人身之陰氣。其消長視月之盈缺。故人之生也。男子十六歲而精通。女子十四歲而經行。是有形之後。猶有待於乳哺。水穀以養。陰氣始成。而可與陽氣為配。以能成人。而為人之父母。古人必近三十二十而後嫁娶。可見陰氣之難於成。而古人之善於攝養也。禮記注曰。惟五十然後養陰者有以也。內經曰。年至四十。陰氣自半。而起居衰矣。又曰。男子六十四歲而精絕。女子四十九歲而經斷。夫以陰氣之成。止供給得三十年之視聽言動。已先虧矣。人之情欲無涯。此難成易虧之陰氣。若之何而可以供給也。經曰。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故陽道實。陰道虛。又曰。至陰虛。天氣絕。至陽盛。地氣不足。觀虛與盛之所在。非吾之過論。主閉藏者腎也。司疎泄者肝也。二臟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屬於心。心君火也。為物所感則易動。心動則相火亦動。動則精自走。相火翕然而起。雖不交會。亦暗流而疏泄矣。所以聖賢只是教人收心養心。其旨深矣。天地以五行更迭衰旺而成四時。人之五臟六腑亦應之而衰旺。四月屬巳。五月屬

午。為火大旺。火為肺金之夫。火旺則金衰。六月屬未。為土大旺。土為水之夫。土旺則水衰。況腎水常藉肺金為母。以補助其不足。故內經謁謁於資其化源也。古人於夏必獨宿而淡味。兢兢業業於愛護也。保養金水二臟。正嫌火土之旺爾。內經曰。冬不藏精者。春必病溫。十月屬亥。十一月屬子。正火氣潛伏閉藏。以養其本然之真。而為來春發生升動之本。若於此時。恣嗜慾。以戕賊。至春深之際。下無根本。陽氣輕浮。必有溫熱之病。夫夏月火土之旺。冬月大氣之伏。此論一年之虛耳。若上弦前下弦後。月廓月空。亦為一月之虛。大風大霧。虹霓飛電。暴寒暴熱。日月薄蝕。憂愁忿怒。驚恐悲哀。醉飽勞倦。謀慮動動。又皆為一日之虛。若病患初退。瘡痍正作。尤不止於一日之虛。今日多有春未夏初。患頭痛脚軟。食少體熱。仲景謂春夏劇。秋冬差。而脉弦大者。正世俗所謂注夏病。若犯此四者之虛。似難免此。夫當壯年便有老態。仰事俯育。一切墮壞。興言至此。深可驚懼。古人謂不見所欲。使心不亂。夫以溫柔之盛於體。聲音之盛於耳。顏色之盛於目。馨香之盛於鼻。誰是鐵漢。心不為之動也。善攝生者。於此五個月。出居於外。苟值一月之虛。亦宜暫遠帷幕。各自珍重。保全天和。期無負敬身之教。幸甚。

治病必求其本論

病之有本。猶草之有根也。去葉不去根。草猶在也。治病猶去草。病在臟而治腑。病在表而攻裏。非惟戕賊胃氣。亦且資助病邪。醫云乎哉。族叔祖年七十。稟甚壯。形甚瘦。

夏未患泄病。至深秋百方不應。予視之曰。病雖久而神不悴。小便澀少而不赤。兩手脈俱澀而頗弦。自言膈微悶。食亦減。因悟曰。此必多年沉積。僻在胃腸。詢其平生喜食何物。曰我喜食鯉魚。三年無一日缺。予曰。積痰在肺。肺為大腸之臟。宜大腸之本不固也。當與澄其源而流自清。以茱萸陳皮青蔥蘆薈根生薑煎濃湯。和以砂糖。飲一碗許。自以指探喉中。至半時辰。吐痰半升許。如膠。是夜減半。次早又飲。又吐半升而利止。又與平胃散。加白朮黃連。旬日而安。永陽王仲延。遇諸途來告曰。我每日食物。必屈曲自高而下。且硬澀作微痛。他無所苦。此何病。脈之右甚澀而關尤沉。左却和。予曰。汗血在胃脘之口。氣因鬱而為痰。此必食物所致。明以告我。彼亦不自覺。予又曰。汝去臘食何物為多。曰我每日必早飲煎酒。兩三盞。逼寒氣為製一方。用韭汁半銀盞。冷飲細呷之。盡韭菜半斤而病安。已而果然。又一鄰人年三十餘。性狡而躁。素患下疳瘡。或作或止。夏初患自利。高上微悶。醫與治中湯兩貼。昏悶若死。片時而甦。予脈之。兩手皆濇。重取略弦似數。予曰。此下疳瘡之深重者。與當歸龍薈丸去麝。四貼而利減。又與小柴胡。去半夏加黃連芍藥川芎生薑。煎五六貼而安。彼三人者俱是濇脈。或弦或不弦。而治法迥別。不求其本。何以議藥。

濇脈論

人一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定息。脈行六寸。一晝一夜。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八百一十丈。此平人血氣運行之定數也。醫者欲知血氣之病與不病。非切脈

不足以得之。脈之狀不一。載於脈經者二十有四。浮沉孔滑寔弦緊洪微緩瀦遲伏。濡弱數細動虛促結代革散。其狀大率多兼見。人之為病有四。曰寒曰熱曰實曰虛。故學脈者亦必以浮沉遲數為之綱。以察病情。此不易之論也。然瀦之見固多。虛寒亦有。痼熱為病者。醫於指下見有不足之氣象。便以為虛。或以為寒。孟浪與藥。無非熱補。輕病為重。重病為死者多矣。何者。人之所藉以為生者。血與氣也。或因憂鬱。或因厚味。或因無汗。或因補劑。氣騰血沸。清化為濁。老痰宿飲。膠固難移。脈道阻滯。不能自行。亦見瀦狀。若重取至骨。來似有力。且帶數。以意參之。於證驗之。形氣但有熱證。當作痼熱可也。此論為初學者發。圓機之士。必以為贅。東陽吳子方年五十。形肥味厚。且多憂怒。脈常沉瀦。自春求得痰氣病。醫認為虛寒。率與燥熱香竄之劑。至四月間兩足弱氣上衝。飲食減。召我治之。予曰。此熱鬱而脾虛。痿厥之證作矣。形肥而脈沉。未是死證。但藥邪太盛。當此火旺。寔難求生。且與竹瀝下白朮膏盡二斤。氣降食進。一月後大汗而死。書此以為諸賢覆轍戒云。

養老論

人生至六七十以後。精血俱耗。平居無事。已有熱證。何者。頭昏目眊。肌痒溺數。鼻涕牙落。涎多寐少。足弱耳聾。健忘眩運。腸燥面垢。髮脫眼花。久坐兀睡。未風先寒。食則易飢。咲則有淚。但是老境。無不有此。或曰。局方烏附丹劑。多與老人為宜。豈非以其年老氣弱下虛。理宜溫補。今子皆以為為熱。烏附丹劑。將不可施之老人耶。余曉之。

曰。奚止烏附丹劑。不可妄用。至於好酒膩肉。濕麪油汁。燒灸煨炒。辛辣甜滑。皆在所忌。或曰。子何愚之甚耶。甘旨養老。經訓具在。為子為婦。甘旨不及。孝道便虧。而吾子之言若是。其將有說以通之乎。願聞其畧。予愀然應之曰。正所謂道並行而不悖者。請詳言之。古者井田之法行。鄉閭之教興。人知禮讓。比屋可封。肉食不及幼壯。五十纔方食肉。強壯忘饕。比及五十。疾已蜂起。氣耗血竭。筋柔骨痿。腸胃壅閉。涎沫充溢。而況人身之陰。難成易虧。六七十後。陰不足以配陽。孤陽幾欲飛越。因天生胃氣。尚爾留連。又藉水穀之陰。故羈縻而定耳。所陳前證。皆是血少。內經曰。腎惡燥。烏附丹劑。非燥而何。夫血少之人。若防風半夏蒼朮香附。但是燥劑。且不敢多。況烏附丹劑乎。或者又曰。一部局方。悉是溫熱養陽。吾子之言。無乃謬妄乎。予曰。局方用燥劑。為劫濕病也。濕得燥則豁然而收。局方用煖劑。為劫虛病也。補腎不如補脾。脾得溫則易化而食味進。下雖暫虛。亦可少回。內經治法。亦許用劫。正是此意。蓋為質厚而病淺者設。此亦儒者用權之意。若以為經常之法。豈不大悞。彼老年之人。質雖厚。此時亦近乎薄。病雖淺。其本亦易以撥。而可以劫藥取速效乎。若夫形肥者血少。形瘦者氣寔。間或有可用劫藥者。設或失手。何以取救。吾寧稍遲。計出萬全。豈不美乎。烏附丹劑。其不可輕餌也明矣。至於飲食。尤當謹節。夫老人內虛脾弱。陰虧性急。內虛胃熱。則易飢而思食。脾弱難化。則食已而再飽。陰虛難降。則氣鬱而成痰。至於視聽言動。皆成廢懶。百不如意。怒火易熾。雖有孝子順孫。亦是動輒抗腕。況未必孝順乎。所

上海愛書局發行

小水之長如舊。即是却病捷法。後到東陽。因聞老何安人性聰敏。七十以後。稍覺不快。便却粥數日。單進人參湯數貼而止。後九十餘無疾而卒。以其偶同。故筆之以求其是正。

慈幼論

人生十六歲以前。血氣俱盛。如日方升。如月將圓。惟陰長不足。腸胃尚脆。而窄。養之道。不可不謹。童子不衣裘帛。前哲格言。具在人耳。裳下體之服。帛溫軟甚於布也。蓋下體主陰。得寒涼則陰易長。得溫暖則陰暗消。是以下體不與帛絹夾厚。溫暖之服。恐妨陰氣。寔為確論。血氣俱盛。食物易消。故食無時。然腸胃尚脆而窄。若稠粘乾硬。酸鹹甜辣。一切魚肉水菓。濕麪燒炙煨炒。但是發熱難化之物。皆宜禁絕。只與乾柿熟菜白粥。非惟無病。且不縱口。可以養德。此外生栗味鹹。乾柿性涼。可為養陰之助。然栗大補。柿大澀。俱為難化。亦宜少與。婦人無知。惟務姑息。畏其啼哭。無所不與。積成痼疾。雖悔何及。所以富貴驕養。有子多病。迨至成人。筋骨柔弱。有疾則不能忌口。以自養。居喪則不能食素。以盡禮。小節不謹。大義亦虧。可不慎與。至於乳子之母。尤宜謹節。飲食下咽。乳汁便通。情欲動中。乳脈便應。病氣到乳汁。必凝滯。兒得此乳。疾病立至。不吐則瀉。不瘡則熱。或為口糜。或為驚搐。或為夜啼。或為腹痛。病之初來。其溺必甚少。便須詢問。隨證調治。母安亦安。可消患於未形也。夫飲食之擇。猶是小可。乳母稟受之厚薄。情性之緩急。骨相之堅脆。德行之善惡。兒能速肖。尤為關係。或

曰可以已矣。曰未也。古之胎教具在方冊。愚不必贅。若夫胎孕致病。事起茫昧。人多玩忽。醫所不知。兒之在胎。與母同體。得熱則俱熱。得寒則俱寒。病則俱病。安則俱安。母之飲食起居。尤當慎密。東陽張進士次子。二歲滿頭有瘡。一日瘡忽自平。遂患痰喘。予視之曰。此胎毒也。慎勿與解利藥。衆皆愕然。予又曰。乃母孕時所喜何物。張曰。辛辣熱物。是其所喜。因口授一方。用人參連翹芍連生甘草陳皮芍藥木通。濃煎沸湯。入竹瀝。與之數日而安。或曰。何以知之。曰。見其精神昏倦。病受得深。決無外感。非胎毒而何。予之次女。形瘦性急。體本有熱。懷孕三月。適當夏暑。口渴思水。時發小熱。遂教以四物湯。加黃芩陳皮生甘草木通。因懶於煎煮。數貼而止。其後此子二歲。瘡瘕遍身。忽一日其瘡頓愈。數日遂成瘡癰。予曰。此胎毒也。瘡若再作。病必自安。已而果然。若於孕時確守前方。何病之有。又陳氏女八歲時得癰病。遇陰雨則作。遇驚亦作。口出涎沫。聲如羊鳴。予視之曰。此胎受驚也。其病深痼。調治半年。病亦可安。仍須淡味以佐藥功。與燒丹丸。繼以四物湯。入黃連。隨時令加減。半年而安。

夏月伏陰在內論

天地以一元之氣。化生萬物。根於中者曰神機。根於外者曰氣血。萬物同此一氣。人靈於物。形與天地參而為三者。以其得氣之正而通也。故氣升亦升。氣浮亦浮。氣降亦降。氣沉亦沉。人與天地同一橐籥。子月一陽生。陽初動也。寅月三陽生。陽初出於地也。此氣之升也。巳月六陽生。陽盡出於上矣。此氣之浮也。人之腹屬地。氣於此時

浮於肌表散於皮毛腹中虛矣。經曰：夏月經滿，地氣溢滿，入經絡受血，皮膚充寔，長夏氣在肌肉，所以表寔。表寔者裏必虛。世言夏月伏陰在內，此陰字有虛之義。若作陰冷看，其誤甚矣。或曰：以手捫腹，明知其冷，非冷而何？前人治暑病有玉龍丸、太順散、桂苓丸，單煮良薑與縮脾飲，用草菓等皆行溫熱之劑。何吾子不思之甚也？予曰：春夏養陽，王太僕謂春食涼，夏食寒，所以養陽也。其意可見矣。若夫涼臺、水鏡、大扁鵲、風車、陰水寒泉、果冰雪涼之傷，自內及外，不用溫熱，病何由安？詳玩其意，寔非為內伏陰而用之也。前哲又謂升降沉浮則順之，寒熱溫涼則逆之。若於夏月大令之時，妄投溫熱，寧免寔寔虛虛之患乎？或曰：己月純陽，於理或通。五月一陰，六月二陰，非陰冷而何？予曰：此陰之初動於地下也。四陽浮於地上，燔灼焚燿，流金燂石，何陰冷之有？孫真人製生脈散，令人夏月服之，非虛而何？

豆瘡陳氏方論

讀前人之書，當知其立言之意。苟讀其書而不知其意，求適於用，不可得也。豆瘡之論，錢氏為詳。歷舉源流經絡，明分表裏虛實，開陳其施治之法，而又證以論辯之言，深得著書垂教之體。學者讀而用之，如求方圓於規矩，較平直於準繩，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可為無窮之應用也。今人不知致病之因，不求立方之意，倉猝之際，據證檢方，漫爾一試，設有不應，并其書而廢之，不思之甚也。近因局方之教久行，素問之學不講，抱疾談醫者，類皆喜溫而惡寒，喜補而惡解利。忽得陳氏方論，皆燥熱補劑。

其辭確。其文簡。懽然用之。翕然信之。遂以為錢氏不及陳氏遠矣。或曰。子以陳氏方為不足歟。曰。陳氏方誠一偏論。雖然。亦可謂善求病情者。其意大率歸重於太陰。經蓋以手太陰屬肺。主皮毛也。足太陰屬脾。主肌肉。肺金惡寒而易於感。脾胃土惡濕而無物不受。觀其用丁香官桂。所以治肺之寒也。用附木半夏。所以治脾之濕也。使其肺果有寒。脾果有濕。而兼有虛也。量而與之。中病則止。何傷之有。今也不然。徒見其瘡之出遲者。身熱者。泄瀉者。驚悸者。氣急者。渴思飲者。不開寒熱虛實。率投木香散。異功散。間有偶中。隨手獲效。設或悞投。禍不旋踵。何者。古人用藥製方。有向導有監制。有反佐。有因用。若錢氏方。固未嘗廢細辛丁香白朮參芪等。率有監製輔佐之藥。不專務於溫補耳。然其用涼寒者多。而於輔助一法。略開端緒。未曾深及。癡人之前。不可說夢。錢氏之慮至矣。亦將以候達者擴充推廣而用。雖然。渴者用溫藥。痺壅者用補藥。自陳氏發之。迥出前輩。然其多用桂附丁香等燥熱。恐未為適中也。何者。桂附丁香輩。當有寒而虛。固是的當。虛而未必寒者。其為害當何如耶。陳氏立方之時。必有挾寒而痘瘡者。其用燥熱補之。固其宜也。今未挾寒而用一偏之方。蓋不過於熱乎。予嘗會諸家之粹。求其意而用之。寔未敢據其成方也。試舉一二以證之。從子六七歲時。患痘瘡。發熱微渴。自利。一小方脈視之。用木香散。每貼又增丁香十粒。予切疑焉。觀其出遲。固因自利而氣弱。察其所下。皆臭滯陳積。因腸胃熱蒸而下也。恐非有寒而虛。遂即止之。已投一貼矣。繼以黃連解毒湯。加白朮與十貼。以解丁

格致餘論

六

上海中一書局發行

香之熱。利止瘡亦出。其後肌常有微熱。而手足生癰癰。與涼劑調補。踰月而安。又一男子。年十六七歲。發熱而昏。目無視。耳無聞。兩手脈皆豁大而略數。知其為勞傷矣。時里中多發豆者。雖不知人。與藥則飲。與粥則食。遂致參芪當歸白朮陳皮大料滾煎與之。飲至三十餘貼。豆始出。又二十餘貼。則成膿泡。身無全膚。或曰。病勢可畏。何不用陳氏全方治之。余曰。此但虛耳。無寒也。只守前方。又數十餘貼而安。後詢其病因。謂先四五日。恐有出豆之病。遂極力樵採。連日出汗甚多。若用陳氏全方。寧無後悔。至正甲申春。陽氣早動。正月間。邑間豆瘡不越一家。卒投陳氏方。童幼死者百餘人。雖由天數。吾恐人事亦或未之盡也。

痛風論

氣行脈外。血行脈內。晝行陽二十五度。夜行陰二十五度。此平人之造化也。得寒則行遲而不及。得熱則行速而太過。內傷於七情。外傷於六氣。則血氣之運。或遲或速。而病作矣。彼痛風者。大率因血受熱。已自沸騰。其後或涉冷水。或立濕地。或扇取涼。或卧當風。寒涼外搏。熱血得寒。汗濁凝滯。所以作痛。夜則痛甚。行於陰也。治法以辛熱之劑。流散寒濕。開發腠理。其血得行。與氣相和。其病自安。然亦有數種。治法稍異。謹書一二。以證予言。東陽傳文。年踰六十。性急作勞。患兩腿痛甚。動則痛甚。予視之曰。此兼虛證。當補血溫血。病當自安。遂與四物湯。加桃仁陳皮牛膝生甘草。煎入生薑。研潛行散。熱飲三四十貼而安。又朱宅閭內。年近三十。食味甚厚。性躁急。患痛風。

攣縮數月醫禱不應。予視之曰。此挾痰與氣證。當和血疎氣導痰。病當自安。遂以潛行散。入生甘草半膝炒。枳殼通草陳皮桃仁薑汁煎服。半年而安。又鄰鮑六。年六十餘。因患血痢。用澀藥取效。後患痛風。呌號撼鄰。予視之曰。此惡血入經絡證。血受濕熱。久必凝濁。所下未盡。留滯隧道。所以作痛。經久不治。恐成偏枯。遂與四物湯加桃仁紅花牛膝黃芩陳皮生甘草煎入生薑研潛行散。入少酒飲之。數十貼。又與刺妻中出黑血。近三合而安。或曰。比見鄰人用草藥研酒飲之。不過數貼。亦有安者。如子之言。類皆經久取效。無乃太迂緩乎。予曰。此劫病草藥。石上采石繇為之君。過山龍等佐之。皆性熱而燥者。不能養陰。却能燥濕。病之淺者。濕痰得燥則開。熱血得熱則行。亦可取效。彼病深而血少者。愈劫愈虛。愈劫愈深。若未之病是也。子以我為迂緩乎。

痰瘧論

內經謂夏傷於暑。秋傷於風。必有痰瘧。瘧瘧老瘧也。以其隔兩日一作。纏綿不休。故有是名。前賢具有治法。然皆峻劑。有非稟受怯弱。與居養所移者所宜用也。惟許學士方有用參芪等補劑。而又不曾深論。後學難於推測。因見近年以來。五十歲以下之人。多是怯弱者。況嗜慾縱恣。十倍於前。以弱質而得深病。最難為藥。始悟常山烏梅砒丹等。為劫痰之劑。若悞用之。輕病為重。重病必死。何者。夫三日一作。陰受病也。作於子午卯酉日。少陰瘧也。作於寅申巳亥日。厥陰瘧也。作於辰戌丑未日。太陰瘧也。瘧得於暑。當以汗解。或涼臺水閣。陰木冷地。他人揮扇。泉水澡浴。汗不得泄。鬱而